



第七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論語集解義疏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七集

三 禾解義疏 十卷

離駁草木疏 四卷

游宦紀聞 十卷

目錄 第七集

知不足齋叢書



皇侃論語義疏序

宋咸平時日本僧裔然嘗獻鄭康成所注孝經乃中國所亡失者是時但藏於祕府外人莫得見久而其書復亡嘗憾當時在廷文學諸臣曾莫爲意未能使之流傳世間抑何其蔑視先代傳注如土苴之致不足貴而輕爲棄絕之也先是周顯德中新羅亦嘗獻別敘孝經亦云卽鄭注乃皆得自外國而旋失之豈不惜哉向見錢遵王所記論語異文云傳自高麗其本世亦罕見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閒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

論語義疏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彼國亦知中夏之失傳矣其扶微舉墜之意懇懇欲大其傳而不爲一邦之私祕此其所見誠卓而其意誠公夫孰得而小之也哉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剞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旣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乎謂文昭曰是書梓成時未爲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

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爲之也春秋褒毫毛  
之善今 國法已伸而此一編也其功要不容沒子幸  
爲之序而井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爲朋友之所  
譏責吾始得安焉以文之命意也如此用是據實書之  
若夫皇氏此疏固不全美然十三家之遺說猶有託以  
傳者爲醇爲疵讀者當自得之如或輕加掎摭是又開  
天下以廢棄之端也吾其忍乎哉

乾隆五十三年元夕前一日杭東里叟盧文弨書

論語義疏序

二知不足齋叢書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

附存日本元文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彝俱遊下毛足利學足利之藏  
昔稱石室中遭散失而厪厪乎存於今中華後世所  
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彝乃與伯修讎校七經孟子而  
還考文既刊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爲多矣而又伯修  
所爲而還皇侃論語義疏亦中華後世蓋無傳焉  
據焉端臨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皇侃引  
衛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引事雖時詭異  
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等亦因皇

論語義疏序

附

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  
也未知馬氏所考卽所親觀而云歟抑將徒耳所傳  
而勸說歟夫邢疏出而後亡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  
紛紛輩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校皇本異同  
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况復後繼無觀而非宋說者  
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鳥  
語具論語疏以駁楊用修其他匏瓜爲星一二若觀  
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  
因此視之中華後世今亡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

費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爲尙而作者不厚亦不欲  
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益邪疏出而皇疏廢矣廢  
以至亡無聞焉爾亦其勢耳夫邗氏所疏比諸他正  
義旣屬丙科皇疏雖詭援證復博觀聽不泚寸有所  
長兩立而竝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  
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於是可知也唯是  
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  
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鐫刻之舉其可緩歟近  
有請鐫焉者伯修旣再校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  
獨海以外行旣宏矣卽傳之中華而俾知吾邦厚固  
有關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復伯修氏  
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遂爲之序寬延庚午春正月  
平安服元喬

論語集解敘

魏何晏撰

梁皇侃義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

子記諸善言也

劉向者辟疆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為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

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為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

太子太

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

傳之

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四人初傳魯論於世也

齊論語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猶是弟子所記而為齊人所學

論語集解敘

七

故謂為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

亦多於魯論也

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

以教授之

此三人傳齊論於世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夏侯

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並行於世故有魯齊二論雙立也

魯恭王時嘗

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

漢景帝之子名餘封魯故

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齊論有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

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

既有三論文皆不同齊論長有二篇一曰

問王二日知道是多魯論二篇也

古論亦無此二篇

齊非唯長

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也

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

一篇古論雖無問壬知道二篇而分堯曰後子

題為一有兩子張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又別

篇也一篇又一是一是子張曰上見危致命為

政為一篇故凡論凡二十一一篇古論既分長一

中有兩子張篇也凡二十一一篇古論既分長一

十一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古論篇次既不同齊

齊魯論又不同魯故云不與

同也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

之號曰張侯論禹初學魯論又雜講齊論於二

名之曰張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為一論

侯論也此論既擇齊魯之善者皆合以

重於張為一論故世之學者皆貴

侯論也苞氏苞咸也周氏

者注解因為分斷之名也苞周一人

注張侯魯論而為之分斷章句也古論唯博士

論語集解敘

孔安國為之訓說一人注解於古論也

傳世人不傳孔注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

亦為之訓說漢有馬氏亦注漢末大司農鄭元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鄭康成又就

考校齊古二論亦注於張論也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

生烈皆為之義說此三人其魏人也亦前世傳

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訓解自張侯之前乃

而不為中間為之訓解相傳師受不同

注說也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時也多矣言注者非一家也

〔〕既注者多聞故  
得失互不同也

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

此平叔用意也叔言多注解家互有得失而有不

已今集取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

安者頗為改易〔〕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

名曰論語集解〔〕既集用諸注以解此書

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太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

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

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

也

論語集解敘

論語集解敘終

論語義疏敘

梁 皇 侃 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其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爲教不一或負屨御衆服龍衮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顏周生魯長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

論語義疏敘

期亦等故歎發吾哀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頽壤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旣方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爲體者則謂之爲禮記然此書之體適侷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

物或混迹齊凡問同荅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  
誥相紛紜義旣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  
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  
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  
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  
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  
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  
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  
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

論語義疏攷

二

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  
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  
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  
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土呼論事爲倫事  
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  
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  
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  
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化  
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

窮依字則證事立

音則據理爲義義文

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鑿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荅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荅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荅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

論語義疏叙

三

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牽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

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卽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三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日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璧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論語義疏敘

四

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大常東海王肅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爲義說魏末吏部尙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卽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卽是魯論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大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大守高平欒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元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大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宏度

晉廷尉大原孫綽字興公

論語義疏叙

晉散騎常侍陳畱周壞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瑛

右十三家爲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爲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八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二十八人謂林放澹臺滅

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論語義疏敘

論語義疏敘

六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司馬溫公  
而撰常川  
論語集解  
何晏集解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學而第一

**論**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

矣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  
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  
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必學不知道是以  
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衆典以教一切故以  
學而為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  
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註馬融曰子者男子通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一

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  
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註愠怒也凡人有事不知君子不愠

之也論子曰至子乎云子曰者子者指於孔子

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  
以下是孔子開口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為首也然  
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  
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  
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書也云學而時習之者此  
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  
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  
幼為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二明學業

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招友  
為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  
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  
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君子乎為第三明學業  
已成能為師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後乃學成  
為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  
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  
少時法也謂為學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  
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  
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  
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者  
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  
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  
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  
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  
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一五  
年成童舞象竝是就身中為時也二就年中為時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二

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  
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  
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為易入也秋  
冬是陰陰體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則為難入也  
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為時者前身中  
中二時而所學竝日三就日中為時者前身中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  
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故之稱也言  
人不學則已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  
之於所學之業也云不亦悅乎者亦猶重也悅者  
懷抱欣暢之謂也言知學已為可欣又能修習不  
廢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彌重為可悅故  
云不亦悅乎如問之然也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曰明同  
執一志為友朋猶黨也其為黨類在師門也友者  
有也其執一志獨修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無也  
自猶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  
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  
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爲樂也所以云遠方者  
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也招朋已自可爲欣遠至  
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疎而友親朋至既樂友  
至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耳悅之與樂俱  
是灌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  
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  
抱故心多日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  
形影在外故心貌俱多日樂也故江熙云君子以  
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  
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云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者此第三段明學已成  
者也人謂凡人也愠怒也君子有德之稱也此有  
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爲己已學得先王之道含章  
內映而他人不見知而不怒此是君子之德也  
有德已爲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故曰亦也又  
一通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  
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

論語集注卷一

三

也爲君子者亦然也○註馬融曰至懌也○云子  
者男子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  
也云謂孔子也者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  
不關通他卽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背文  
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卽是日中不怠之時也舉  
日中不怠則前二事可知也○註苞氏曰同門曰  
朋也○鄭元注司徒云同師爲朋同志爲友然何  
集注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名咸何家諱咸  
故不言也○註愠怒至之也○就注乃得兩通而  
於後釋爲便也故李充云愠怒也君子忠恕誨人  
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肆  
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

註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爲人也孝悌而

好犯上者鮮矣註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也言

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末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之本與註苞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有子曰至本與云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者

其孝悌者也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  
云而好犯上者鮮矣者好謂心欲也犯謂諫爭也  
上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爲心  
以恭從爲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  
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  
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  
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開其少分令必諫也故熊  
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  
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  
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三陵  
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者實在褒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  
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熊埋  
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尙無意犯上必不職  
爲亂階也侃案能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  
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閒然如爲煩  
長夫孝者不好犯上理宜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不  
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  
孝者不好必欲作亂此孝者不好必無亂理故云  
未之有也云君子務本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  
也慕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  
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義也  
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  
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爲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  
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  
及物爲仁也註本基至成也○以孝爲基故諸

衆德悉爲  
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註苞氏曰巧言好其言語

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註子曰

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

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

而虛假爲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

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

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

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

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

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

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曾子曰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註曾子

習乎○云吾日三省吾身者省視也會子言我生

平戒慎每一日之中三省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

也云爲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爲他人圖

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  
省視察恐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  
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云傳  
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  
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  
過自視沉復凡人可不爲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  
一通行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省吾身言不可也又  
三行否也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姓曾名參  
字子輿○註言凡至之乎○得無猶無得也素猶  
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  
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

論叢解義疏卷一

五

稱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註馬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司

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

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

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

焉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

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

事而信註苞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

信也節用而愛人註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

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註苞氏曰作使

民必以其時不妨農務也註子曰至以時○此

國法也云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

諸侯千乘千乘尚式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

謂爲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

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爲人君者事無

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

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  
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  
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  
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  
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賤閭

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註馬融曰至存焉。○此明千乘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爲步者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爲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云步百爲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爲一畝也。畝母也。旣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爲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爲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瘠。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爲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竝而言之。則廣一里三則是方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義名之也。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云屋三爲井者。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竝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爲耦。長沮桀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縮。通水流。水一畝。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閒廣深四尺。謂之爲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元曰。似井。故謂爲井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閒之水曰溝。溝構之。縱橫相交。構也。云井十爲通者。此十井之地。竝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其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爲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爲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云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地方三百一者。千即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

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六十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雖魯方七百里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出千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云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八

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爲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爲通通十爲城城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者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一里者十出十乘者方十里者有一里者方百里者有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苞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苞氏所說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此何平叔自下意也言馬及苞兩家之說並疑未知誰是故我今注兩錄存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子曰至學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者弟子猶子弟也言爲人子弟者盡其孝悌之道也父母在

闈門之兩故云入也兄長比之疎外云出也前  
句已決子善父母為孝善兄為悌父棄歲云入兄  
孫故云出也云講而信者向明事親此權接外也  
接外之禮唯禮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云  
汎愛眾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眾故廣愛一切也  
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此故見有仁德者而親  
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恒廣愛之而已云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  
若行前諸事學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  
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  
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敬禮多方體須而  
與不可一例書也即馬融曰文  
者古之遺文也即五經六籍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國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

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國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國水學吾必謂之學矣國子夏

學矣。云賢賢易色者凡人之情莫不好色則不  
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  
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  
下賢字謂賢人之辭也又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  
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竭其  
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  
君能致其身者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能效極其  
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  
難故宜致身但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  
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了與朋友交接義主不  
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難曰與朋友交接義主不  
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吾必謂之學矣者

學故也故王雅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姓卜名商字子夏。言以至善也。此注如前通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孔安國曰固蔽

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

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鄭元

曰主親也憚難也。子曰至憚改。云君子不重

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君不重則無威無威則

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

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重

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

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為心百行之主也云

無友不如己者又明凡結交取友必令勝己勝

己則己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

則己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

以忠信者為主不取不取不取不取者耳不辯餘才

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取不取不取者耳不辯餘才

自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

己所以退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

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賢也然則求友之

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

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言也若如所云

則直諫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云過

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

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遇誤不

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云克云若友失其

論語集注卷一

人改之為貴也。註孔安國曰曰蔽也。侃案孔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敢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許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註鄭元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註孔安國曰慎終者

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

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註曾子曰至厚矣。

註明人君德也云慎終追遠者慎終謂喪盡其哀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為人之終人子

宜窮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後去朝轉遠而祭極敬是追

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理云欣新忘舊近情

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乘是以慎終如始則

論語解義疏卷一

黜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註孔安國曰至厚也。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註鄭元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

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

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

與為治耶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註鄭元曰言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

求與為治也論者子禽問至與也。云子禽問云云

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至之國必早逆問其國之

風政也故問云求之與者與語不定之辭也問言

孔子每所至國必先逆問其風政為是就其國主

求而得之否乎云抑與之與者抑語助也亢又問

言為是孔子不就國主求而國主自呼與孔子為

治而問之否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禽說孔

子所以得逆問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為

大夫者則得稱為夫子孔子為魯大夫故弟子呼

之為夫子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

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己謂

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

所至之邦必逆問之也故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

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

鏡也又通云孔子人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

論翼解義疏卷一

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

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

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

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云

者此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

求之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

乎人之求己而諸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顧歡云夫

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問故曰與也梁冀又

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

至治也。云言夫子云云者亦會兩通也明不就  
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云云者此云人君自與  
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  
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孔安國曰父在子  
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孔安國曰：孝子在喪

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子曰：至孝矣。云：父

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者。此明人子之行也。其志

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為志

是也。言人子父在則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

之存心在心而外必有極。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

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懼。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

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風政此

觀是孝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

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

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

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傷

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

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

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

也。註：孔安國曰：至行也。云：觀其志者。志若好

善聞善事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云：觀其

行若得專行也。註：孔安國曰：至道也。此如後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註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

論語集解卷一

三

不可行也。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為貴

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亦檢心和。故風化乃美

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

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為隱。故言

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為美者。先王謂聖人。為天

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

為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

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為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上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至行也。此解知和而和不以禮為節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註復猶覆也義不必信

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註苞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

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也註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

敬也。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

論語集義卷一

四

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為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而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禮則為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宜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若廣而言之則是況愛衆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能親所親則是重為可宗也。註復猶至義也。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為向者通也言信不必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覆驗也。註苞氏曰至禮也。此注亦不依向通也故言

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近禮也  
卽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註孔安國曰至敬也。亦會二通然喪服傳云繼母與因乎同是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孔亦謂此因爲親是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鄭元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謂好學也已矣註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

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註子曰至已矣。云

無求安者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形骸之內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此以下三句是不飽不安所爲之事也敏疾也事所學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慎於言者言所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慎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

論語集義卷一

五

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味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合結食無求飽以下之事故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孔

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註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子貢

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孔

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也註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

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

磋琢磨者也子貢問全來者也。云貧而無諂

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

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以正道求

人為諂也云富而無諂者積蓄財帛曰富陵上慢

下曰驕也云何如者陳一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

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一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

云子曰可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

未足為多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

可未及臧也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

有勝於無諂者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

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

憂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也者又舉富

行勝於不驕者也富能不驕乃是可嘉而未如恭

敬好諂者也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

指事也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為勝又貧無財

論覆解義疏卷一

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

可言貧樂富禮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孔子

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

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

說貧樂富禮是自然成器之義其此謂不乎

以諒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

貢既知引詩結成孔子之義故孔子美之云始可

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始於此也云告諸往

而告之也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荅知引切磋之詩

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

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問夷齊之賢可以知其旨

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

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

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悛仲尼欲成以禮中子

貢知心願已故引詩以為喻也註鄭元曰至苦

也。願  
原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註王肅曰

但患己之無能知也註子曰至人也。世人多言

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

耳故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

教興乎此矣註

論語為政第二註為政者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

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

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

乃可為政化民故以為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註鄭

元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

註子曰至共之。云為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為政

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

為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

如云云者此為為政以德之君為譬也北辰者北

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眾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

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眾星共

宗之以為主也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則民

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眾星之共尊北辰

子曰詩三百註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

註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註苞氏曰歸於正

也註子曰至無邪。此章舉詩證為政以德之事

也註云詩三百者詩即今之毛詩也三百者詩

論語集注卷一

七

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爲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卽詩中之一言也言爲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衛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

註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註孔安

國曰苟免罪也導之以德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註格正也註子曰至且格

德所以勝也註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劣者也導謂誘引也政謂法罰也謂誘引民用法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制也故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云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之也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者與法齊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者免猶勝也勝也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也故無恥也故郭象云制有常則去性而從與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德者此卽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之事也郭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禮齊整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有恥且格者既導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情有所歸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禮其情則知恥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則矯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

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法教即是法制也。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亦得合郭象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註有所成立也。

四十而不惑。註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

命。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註

鄭元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註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者。註子曰：至踰矩。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

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

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藏慮堅明，故始此

論語集注義疏卷一

元

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

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

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

疑惑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故孫綽云四

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

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

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為命者，言人稟天氣

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猶有橫企無涯

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涯

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也。故王弼云：天

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

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

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

學之至言也。復理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

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

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

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即解微旨

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

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則然  
自元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  
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  
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  
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踰越也  
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不  
說八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三也說此語之時當在  
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元通深不可識所以  
接世動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功  
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  
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  
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註孔安  
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終始即是分限所在也

論語集注義疏卷一

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註鄭元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  
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至以禮。云孟懿子問孝者孟懿子魯大夫也問  
孝問於孔子為孝之法也云子曰無違者孔子答  
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  
樊遲孔子弟子御車也云子曰告云者孟孫即懿子也  
時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無違恐懿子不解無違  
孔子前答懿子之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無違  
樊遲為孔子御車孔子問孝使樊遲為孟孫解無違  
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也  
問之何謂也云子曰者向樊遲釋無違之旨故反  
問之何謂也云子曰者向樊遲釋無違之旨故反  
孟孫三家僭禮違禮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為答也  
此三事為人子之大禮故特舉之也故衛雅云三

家僧倭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子  
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亦答曰欲屬於孟孫  
言其人不足委則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  
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云孟孫問時  
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遲  
御時而告遲也。註孔安國曰至諡也。云魯大  
夫仲孫何忌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忌是其名也然  
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猶自釋  
也云懿諱也者諱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  
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為名稱猶  
如經緯天地曰文髮  
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註馬融曰武伯

懿子之子仲孫也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

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孟武伯問至之憂

論叢書卷一

孟武伯懿子之子也亦問孔子行孝之法也云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答也其於人子也言

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

己身有疾唯此一絲非人所及可割尊者憂耳唯

子游問孝註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名偃也子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註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

者也一日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

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子游問至別乎。云子游問孝者亦問行孝  
法也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各也今





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顏私六諸朋

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八眾講說見回不問如

愚人今視回退還私房與諸子叢述前義亦足

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不愚也熊理云察

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與振起風訓也

之似愚而實愚哉既以美顏又曉眾人未達者也

問而顏回默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註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

由註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註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

安有所匿其情也註子曰至廋哉此章明觀知

以用也其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當先視其即

日所行用之事也云觀其所由者由者經歷也又

論者解義疏卷一

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事也云察其所安

者察謂心懷忖測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

或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由安定

見於貌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中言視由言觀

安言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註溫尋也尋釋故者

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

人安得發匿其情耶再

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

又知新者可以為師也註子曰至師矣此章明

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尋之不

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

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以也若學能日知所亡  
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為人師也孫綽云滯故則不  
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為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  
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註溫  
尋也。溫是尋釋之  
義亦是煇煖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註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

無所不施也論子曰子不器。此章明君子之

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  
海君子當才業周備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理  
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  
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孔安國曰

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論子貢問至從之。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問施何德行而可謂為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者答云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  
副所言是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  
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措故凡有言  
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意以為立言  
之謂乎傳曰大小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  
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  
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註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

比也小人比而不周論子曰至不周。此章明君

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  
為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  
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並不忠信也然周是博  
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為阿黨  
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  
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為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

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此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為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註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

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註不學而思終

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論子曰至則殆也論教學法也云學而不

思則罔者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

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雖用行之時罔然無

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而不精思至於行

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則殆者

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而無功也

論語集解卷一

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

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論子曰攻乎異端

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占人謂

其經也治故書史記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也古書治

其經也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

也論至者也已矣論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者善道

也論五經正典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為本也

殊途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雖所

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論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

由字子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是知也

子曰至知也。此章抑子路兼人也。云子曰由者由子路名也。子路有兼人之性好以不知為知也。孔子將欲教之。故先呼其名也。云誨汝知之乎者。誨教也。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欲教汝知之文章乎。云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者。汝若心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云是知也者。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人。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人也。

子張學干祿。註鄭元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

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則寡尤。註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

論語集解卷一

猶慎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

。註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註鄭元曰言行如此

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張學干祿者干求也。祿

祿位也。弟子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

曰多聞闕疑者。若求祿術也。疑疑惑之事也。言人

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

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闕而莫存錄。故云多

聞闕疑。云慎言其餘者。其餘謂所心解不疑者也。已闕疑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慎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始者。始危也。言人若眼多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

其餘者其餘謂  
殆者而所餘不  
行之也云則寡  
行所不殆能如  
寡尤行寡悔祿  
行少悔恨則祿  
云發言少過履  
也仲尼何以不  
猶不二過蘧伯  
無之子張若能  
若忽值有道之  
君則必見用故  
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註苞氏曰哀公魯君之諡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註苞氏曰錯置也

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元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註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

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

也云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答哀公民

常時依先呼孔子也記後為弟子所記仍舊不復改

委曲和依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為官位為廢

置和依之人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

故也故范當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

欲使賢實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

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服也江熙云哀公當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註孔安國曰魯卿

也此問

季孫肥也康諡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註苞

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

忠註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苞氏曰舉用善人而教

不能者則民勸也註李康子問至民勸云季康

其既無道僻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獎所以問

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

何云子曰云云者各使爲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

如草從風也臨謂以高視下也莊猶嚴也言君居

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爲敬其上也云孝

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

盡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

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无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

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者能如

此以民競爲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孝奚不爲政註苞氏曰或人以爲居位

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註苞氏曰孝于惟

孝者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

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耳註或謂至爲政者

或者或有一人不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官

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栖遑故問孔子曰何不爲政

處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尚書言也引

書以答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

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為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  
盡於孝也。施行也。言人子在闔門當極孝於父母  
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為政也。  
云。奚其為為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言施  
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  
用為官位。乃是為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  
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政。復何者。為政乎。引  
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  
子言于此也。註。苞氏曰。至同耳。云。孝于云云。  
者。惟令極行於孝。故云。美孝之辭也。然友于兄弟  
是善於兄弟。則孝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父母既  
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  
見之也。云。施行云云者。行孝友有政。  
道即與為政同。更何所別。復為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註。孔安國曰。言人而無

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子

之哉。註。苞氏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

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軌者。輓端土曲。拘衡者也。○

子曰。至之哉。此章明人不可失信也。云。人而無

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終為不

可。故云。不知其可也。如大車云。由者。此為輓。以得

行也。若車無輓。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得

則何以得立。哉。故江國稱。彥升曰。車待輓。軌而行。

猶人須信。以立也。註。孔安國曰。至可也。其餘

謂他才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輓者。輓端橫木。以縛  
者。牛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輓者。輓端橫木。以縛  
輓者。也。者。端頭也。古作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  
輓頭。安輓。與今異也。即時車。輓用曲木。駕於牛。脰  
仍縛輓。兩頭著。兩轅。古時。輓先取一橫木。縛著。兩  
轅頭。又別取曲木。為輓。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  
時一馬。牽車。輓。猶如此也。云。小車。駟馬車也。者。馬

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牽一車卽今龍旂車是也云軌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者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此拘駐於橫名此曲者爲軌也所以頭拘此橫者轅駕四馬故先橫木於轅頭而縛柅著此橫此橫旣爲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柅軌裏使牽之不脫也猶卽時龍旂車轅端爲龍置橫在龍頭上曲處也鄭元曰靦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孔安國曰文質澹變也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註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

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馬

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

論語集解卷一

**子張問**至知也云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

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帝三王文質變易世代

不同故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

法可得逆知以不乎云子曰幾因云云者知子舉

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爲後代可知之事

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身禮及損益夏禮事可

得而知也云周因云云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

禮及有所損益者亦事可知也云其或云云者

既因變有常故從今以後假合或有繼周而上者

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註馬融曰至

殷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

事爲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義禮智

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爲仁火爲禮金爲義水爲

信土爲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

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厲之德爲義

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爲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爲



帝學爲地統帝堯是爲善子亦爲地統帝舜爲天  
統夏爲人統殷爲地統周爲天統三正相承若連  
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人乃  
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而禮家從夏爲始者夏是三  
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爲正者于是萬  
物不齊莫適所統也。註馬融曰至知也。云物  
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  
也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  
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上德少昊金  
德顓頊木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  
有常故可豫知者彖逆也有因有變各  
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之諂也註鄭元曰人神曰鬼非其  
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註

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論語集義疏卷一

三

子曰至夏也。云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者諂橫求  
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欲非禮人若非已祖考而祭  
之是爲諂求福也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者義謂  
所宜爲也見所宜爲之事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集義疏卷第一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八佾第三

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

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焉故八佾次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為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為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言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為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

國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

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

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謂季氏者謂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存有曰故不能敬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

將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也魯有三卿並家滋僭謂季氏是上卿為僭濫之端故特舉謂季氏也云

八佾舞於庭者此是孔子所譏之事也佾猶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為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行

每八人為行八八六十四人則天子舞者用六十四人也魯有周公之故故天子賜魯用天子八佾

之樂而季氏是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其家廟庭而舞之故云八佾舞於庭也云是可忍也者是猶

此也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  
此八佾之舞若可容忍者也云孰不可忍也者孰  
誰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下為惡誰復不可忍也  
○註馬融曰至譏之也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  
八以象八風入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漢  
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  
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也  
云諸侯六者六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  
六佾也云卿大夫四士二者杜注左氏傳及何注  
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  
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也云八人為列八入六十  
四人也者據天子之佾人數也云魯以周公故者  
故周公輔相成王攝天子位六年制禮作樂七  
年致政還成王之故也云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  
舞者由周公之故故受天子之禮樂八佾舞也云今  
季云云者卑者濫用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之  
豪強起於季氏文子武子乎子悼子至桓子五世  
故後引稱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  
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

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

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矣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

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

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

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註三家至之堂云

又譏其失也三家即是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  
濫故此并言之也季氏為最惡故卷初獨言季氏



出也季氏僭臨王者禮樂其說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與其入亡而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與之地而無能與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元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苞氏曰易

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

易不如哀戚也圖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

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

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

能謂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

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

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為失也然為失雖同而成敗

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

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

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

所以是本若和易反過哀皆是為失會是一失則

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

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

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冲之勝以誠當時也

論語集注卷之二

四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苞氏曰諸夏

中國也亡無也圖子曰至亡也。此章為下僭上

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

也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尚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註苞氏曰諸夏中國也。謂中

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註馬融曰

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

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任季氏救猶

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註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

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季氏旅至放乎

泰山者又謂季氏魯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

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

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山諸侯止

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對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

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

冉有孔子弟子也故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

季氏禮記云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

止其言云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

子謂季氏之失故先言也鳴呼歎也云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曾之言則也乎助語也

孔曰曰汝尚能問禮乎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

而合教此非禮之祀也乎若遂欲此非禮之食則

此亦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欲理豈可誣罔而祭

至禮也云謂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者泰

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

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詎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詎馬融曰：多

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子無所爭者言君子。而謙卑自收。退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

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右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

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土助祭。故四方諸

侯並貢土於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

爵。士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於祭。不預於祭者。黜其君爵。士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

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詩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

論禮義疏卷二

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

而飲者。謂射不如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斃飲於不如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

己勝為能。不以彼負為否。言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能。故是有疾病故也。所以禮云君使士酌。酒飲彼

養彼病。故云敬養也。而不知者。亦跪受。射而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所以禮云君使士酌。酒飲彼

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攘臂厲色。今此射。雖心止。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受不乖。君子

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詎王肅曰：至飲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

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

也。君子也。算猶籌也。射者比結朋黨。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故云多算也。中少

則算少。故云少算也。凡情得勝則自為矜貴。今射

幾多算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算不敵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躬以自收後己先入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蔡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察愆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九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畧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詆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周官遠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論語集義疏卷五

七

之證益明矣池  
曾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

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

素○註鄭元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

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

禮以成也曰禮後乎○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

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

予者商也如可與言詩已矣○註苞氏曰予我也孔

予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子夏問至

已矣。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

人曰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情巧笑貌也言人可憐則笑巧而貌情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動

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

陶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開五采使成交章也言莊姜既有盼情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

白分開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何謂以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答子夏也

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衆采蔭映然後必用

白色以分開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曰繪後乎者子夏問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

人曰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繪後乎云子曰云者起發也子我孔子但言繪事後素而子夏仍知

以素陰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談故始可與

論語集注卷二

八

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不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

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

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欲是以素驗禮子

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廢故云

起予而不云知來也。註此上至逸也。云此上

二句在衛風碩人之章者巧笑及美目即見衛

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者素以為絢之

文也。又刺繡成文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為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註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

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鄭元曰

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

文章賢才不足故也註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

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

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婁公於杞當于周未

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

君昏闇不足與其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

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

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宋殷之後所封

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湯之

禮吾亦能言但于時宋君昏亂不足以與其成之

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文

章也文獻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

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

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蒞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

祿禘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

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

殷之後失禮也云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

謂禹時禮也即孔子

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

之後所封之國也徵

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

婁公於杞當于周未

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

之禮吾能言之但杞

君昏闇不足與其成其先代

之禮故云杞不足徵

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者殷禮殷湯之

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

書也宋殷之後所封

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

論語集解卷二

九

後其合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其祀又太祖廟  
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求神竟而  
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繇矣  
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  
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齊後也不言祫唯云禘  
者隨爾時所見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禘之禮為序昭穆也者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  
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為昭在太祖之東而  
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  
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  
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  
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禘祫禮同皆取毀  
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大祖廟堂也  
云灌者云云者鬱鬯煮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  
秬二米者為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為鬯亦  
曰秬鬯也若又搗鬱金取汁和莎溲於此鬯則呼  
為鬱鬯但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  
龕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依

論禮解疏卷二

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是道灌  
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  
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璋璋用玉氣  
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  
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  
圭瓚灌尸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  
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  
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  
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  
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  
云魯為云云者躋升也信公闕公俱是莊公之子  
信庶子而年長闕嫡而幼莊公闕公為君  
則信為臣事闕闕而信立為君信後雖為君而  
昔是經闕臣至信薨列主應在闕下而魯之宗入  
夏父弗忌依信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  
小故升信於闕上遊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  
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

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

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云子曰然者若依舊說而答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也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為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為國諱而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于載之後長言禘禮為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

論叢解義疏卷二

七

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註孔安國曰至諱也。臣為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

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

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註祭如至不祭。

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本因前而發也為尊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

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既並須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已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所好樂嗜欲事如生存時也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

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論語集解疏卷二

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日如獲

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註王孫賈問至禱也云王孫賈問云云者

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屬屬內隱奧無事恒尊者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爲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執政爲一國之要能爲人又待君之近臣以喻雖卑外而實要爲衆人所急也又待君之近臣以喻雖卑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爲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問於孔子何謂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議賈之詐故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爲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祈禱衆邪之神也註孔安國曰至之也云王孫賈衛大夫也者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

是時仕衛為大夫也云欲使云云者視猶親近也  
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  
之也。註孔安國曰至神也。若不依注則復一  
釋樂聲曰與尊而無事禮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  
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  
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壽者明天神無上王  
尊無二言當事  
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

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子曰至

云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者周周代也監視也

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

夏殷則周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

昔周既極備為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註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

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

乎入大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鄰孔子父叔梁紇

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

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

之當復問慎之至也。子曰入至禮也。云子入大

仕魯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

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

云者或誰也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

子為鄰人子也世人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  
禮者自當獨謙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  
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鄰人子知禮乎云  
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已多問故釋  
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愈知愈

問是敬慎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

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

和頌合雅頌五日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

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

之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為力

為力役之事也亦有止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

科也註子曰至道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射者男子

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為棚而用獸皮帖其中

論聖賢義疏卷二

然後以中皮為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

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射故孔子抑而解

之云射不必在皮也古者役使人驢其強弱為科

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驢其強弱為科

弱使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驢其強弱為科

者射不主皮也古者役使人驢其強弱為科

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夫射五物之法以正志

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也夫射五物之法以正志

儀也者二曰和志體和也夫射五物之法以正志

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夫射五物之法以正志

於質質即棚也夫射五物之法以正志

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與雅頌之時有歌

合也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

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孔子曰何以射何以

聽言射節與樂合如一也云五日與武與舞同也者非雅齊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有三侯者侯即射棚也謂棚為侯者天子中之以威服諸侯諸侯射之則得為諸侯故禮云射為諸侯也尚書云候以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為之者三獸之皮各為一候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今取射之示能伏服猛也天子大射張此三候天子射猛虎諸侯射熊豹大夫射野地然此注先言熊者隨語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鄭元曰牲生日餼禮人君

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

禮記集解卷二

愛其羊我愛其禮註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

也羊亡禮遂廢也註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

君每月日於廟告此月朔之至也禮天子每月之

大廟告於太祖諸侯明堂但告於大廟並用牲

天子用牛諸侯用羊子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

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

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

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儀者禮也牲牲口

儀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孔子不許

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

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欲去羊者君雖

不告朔而後人見有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

之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

有禮故云我愛其禮也註鄭元曰至羊也云

陸生曰饋者鄭注詩云牛羊豕豕爲牲繫養者曰牢  
饋曰饗開曰饗生曰率而鄭今云牲生曰饋者當  
屬與生是通名也然必老騾也何以知然者猶生  
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贈送故賜愛之也  
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爲朝享也鄭  
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用天子  
禮言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  
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云魯自文公  
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爲始而  
不視告於朔也始文經有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  
貢當於定末及哀時也然謂月且爲朔者  
朔者歲也生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

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註子曰至諂也。當

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  
譏謂爲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論語集注卷二

定公問若使臣事君如之何註孔安國曰定公魯

君諂也時臣失禮定公忠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註定公問至以忠。云定

父也亦失禮也臣不忠也定公忠之故問孔子求

於君使臣事君之禮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

子答國斤定公也言臣之禮君知事從風故君能

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若君無禮則臣亦

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孔安國曰樂而不

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註子曰至不傷。云

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

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

雖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為政風之美耳非為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為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註孔安國曰至和也。鄭元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

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註〕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註〕苞

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註〕苞氏曰

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

者欲使慎其後也。〔註〕哀公問至不咎。云哀公問

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哀公魯君也宰

我孔子弟子姓宰名子予我也。鄭論本云問主

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

不同故有松柏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

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諷哀

公使改德脩行故因於答二代木竟而又矯周樹  
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栗謂種栗而欲使民  
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栗而民不戰栗  
何也然謂曰為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日如何之  
類也云子問之者孔子聞宰我說使民戰栗之言  
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也言種栗是隨  
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安說曰使民戰  
栗是壞於禮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  
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為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  
畢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  
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為他說若餘人為此說  
則為可咎責今汝術為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  
復道答汝也是答之深也猶於子與河誅之類也  
。註孔安國曰至栗也云凡建云云者出周禮  
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土土生土生  
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河東宜松  
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鄠鄠宜栗也云宰我不  
本其意妄為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

論語集義疏卷二

其義是不本其意也云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也者便謂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糾  
先儒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註苞氏曰至  
解也。依注亦得為向解也。註苞氏曰至此止也  
。亦得為向解也。又一家云云三語并譏宰我而哀  
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費處矣遂事不諫而哀謬  
卷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  
慶遺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答之深也象  
李充說是三事并譏宰我無令後日復行也然成  
遂往及說諫答之六字先後之久相配之旨未都  
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  
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  
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  
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註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

子註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註苞氏曰三

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

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

爲儉也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註苞氏曰或人以儉

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註鄭元曰反坫反爵之坫

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

論語集注義疏卷二

十九

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

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道禮也

管氏而不知禮孰不知禮也管子曰至禮也。云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

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爲管仲也

器者謂管仲也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也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

不可曰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聞孔子云

管仲曰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聞孔子云

云云者孔子以答或人說管仲不儉也三歸者管仲娶三國女爲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

女一人又夫人之妹人謂之姪姪隨夫人來爲妾又二小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姪自隨既每

國三人三國故九人也大夫媵從爲妾也管仲是齊三女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姪從爲妾也管仲是齊

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又諸侯國  
大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輒爲一官若大夫則不  
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數事管仲是大夫  
而立官各人但須兼攝故云官事不攝也既女多  
官廣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爲故云焉得儉也  
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問孔  
子云不儉故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乎然  
猶如此也邦君謂諸侯也謝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  
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謝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  
別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  
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爲之諸侯尊  
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爲之今黃閣板障是也卿  
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政當在庭  
階之處月管仲是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  
亦樹塞門云邦君爲云云者又明失禮也禮諸侯  
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燕有反坫之禮坫者築  
土爲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  
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坫上故謂此堆爲

論羣經義疏卷二

反坫大夫與此禮而管仲亦備爲之故云亦有反  
坫也云云氏而知禮就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就  
禮也言若謂管仲此事爲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  
者乎然孔子所管仲爲仁及匡齊不用兵庫而今  
謂爲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圓足是故雖  
有仲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  
非大才者則有假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  
於懷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  
千載享壽分以要治不謀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  
道忘其爲身者也治不謀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  
之季末奢淫恣意治不謀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  
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註苞氏曰至儉也  
。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然勝與夫人與大國宜  
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  
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  
家臣家臣宜并事今云不攝是不并并是不儉  
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註鄭元曰至坫上

。云反站反爵之站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  
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  
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開堂無西東壁其柱盈  
盈而立故謂柱為楹東柱為東楹西柱為西楹西  
楹之東東楹之西即謂此地為兩楹間也云人君  
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黃閣用板為飾  
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鄣之  
也云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  
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  
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挾故云  
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站  
上者既云各反制是各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大  
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

註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

論叢彙解義疏卷二

三

和諧也嘒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釋如也以成

矣註縱之以純如嘒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

於三者也師語至成矣云子語云云者魯大

師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

故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

是所語可知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

習而盛也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成縱也言正樂始

奏翕習以後又縱其聲其聲則純一而和諧言  
不離析散逸也云嘒如也者言雖純一而如其  
音節又明亮皎皎然也云釋如也者釋尋續也言  
聲相尋續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奏樂如此則  
是正聲一成也註縱之至  
三者也三者純嘒釋也

儀封人請見註鄭元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

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註苞氏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

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註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

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

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也儀封至木鐸云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

入為封人也時子至衛而封人是賢者故請諸

論語集注卷之二

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

肯為通聞故引我恒例以語諸弟子使為我通也

斯此也言從來若有君子來至此衛地者我未嘗

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即是弟子隨孔

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為通達使得見也云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

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弟子而語之云二三子

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乎必不亡也云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

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亂必應復興與與必盛

寄政當在孔子聖德將衰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宣

子為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為木鐸以宣

令之孫緯曰達者封人極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

觀大聖深明於典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

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

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元風

遺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 鍾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鍾孔

至下也。鍾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

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

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月令云奮

木鐸以令兆民曰雷

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

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註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

未盡善也註子謂至善也。云子謂韶盡美矣又

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為名韶紹

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

論彙集解義疏卷之二

制樂名韶也美註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

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

時亦未必事理不惡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

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

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

惡故曰盡善也註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

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

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盡美也

而以臣代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註謂

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註以征伐取天下

善者釋其異也註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註子曰至之哉。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為君

居上者寬以註祭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

以敬為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為

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為乖禮故

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

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望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民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

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註鄭元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

者之里是為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註鄭元曰求

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也子子曰至

云里仁為美者里者民之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

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為之六遂遂中五家為鄰五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鄰為里四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采

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

仁者博施濟眾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

以為美也里仁既為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

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

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

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

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註鄭元曰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註孔安國曰久困則為

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

安仁註苞氏曰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智者利仁註王肅曰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也○子曰至利仁○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  
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為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為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註王肅曰至之也○知仁為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子曰至惡人○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五

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註孔安國曰至惡也亦得為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

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誠也

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註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時

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

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

註子曰至於是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爲他所崇敬財多則爲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事故云是註人所欲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註人所貪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爲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者註乏財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爲人所欺陵貧則身困

論語集義疏卷一

五

陳俊此二事者爲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爲君子者政由我爲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終註食成間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間違仁者終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必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僵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必心不違於仁也註孔安國曰至處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註時有不至之也註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已分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顏愿安貧不更他方

橫求也○註顛沛僵仆也○傳仆猶倒踣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註

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

仁者不加非義於已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爲

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也註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

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

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三

爲仁故云爲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論子曰至見

未見好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

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不仁者者

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

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

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

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者尚

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爲德之上無復德可加

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云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

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卽是仁故云其爲仁也云不

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惡不仁者之功也言

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

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已身也一云其於仁者

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

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

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

是以爲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  
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  
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  
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  
未見有此人而言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  
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  
恐爲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  
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註孔安國曰至優  
也○如前解也○註孔安國曰至見也○誣猶謂  
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爲調也君子可欺不可謂故  
云蓋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  
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  
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

論語解義疏卷二

也○子曰至仁矣○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過  
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  
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  
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  
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  
人有仁心人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  
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至仁也○殷仲堪解少  
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  
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  
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共仁  
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歎世無道故言設  
使朝聞世有道則夕死無恨故云可矣樂肇  
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  
爲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

道不行且明己  
憂世不為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至議也。若欲志於無志之人故不與議。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其行仁義也。本義：入貴形骸之內者乃忘其貧。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子曰：至比也。范甯曰：適莫猶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論語集注卷二

五

子曰君子懷德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

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孔安國曰安於法也

小人懷惠注苞氏曰惠恩惠也子曰至懷惠者

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一土之期利害是以

安之不能遷也一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

也土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也君子者德足軌

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君子者德足軌

物義謙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君子者德足軌

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

樂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

大丁在岐下輦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

士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

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人安於法

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安法，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宰之者，利極則生叛也。註孔安國曰：重遷也。重猶難也。以遷徙為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誦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

行之者，也多怨。誦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子多

怨。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

行者也。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為怨府。故云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註何有者，言不難也。不

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註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三

能用禮也。子何者為猶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

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

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

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

能用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

也。註苞氏曰：求，進道也。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子

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

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

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者，

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知也。故云不患莫

己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孔安國曰

直曉不問故荅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註參乎者呼曾子名

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

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

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

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

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

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如君御民

執一統衆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

曾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認問也云子出

者當且孔子往曾子處待曾子荅竟後而孔子出

戶去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

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者曾子荅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

謂盡中心也恕謂付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

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已測物則萬物之理

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

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

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

曉理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

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

也註子日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

人則為君子曉貨利而

則為君子曉貨利而

論語集注卷二

三

而內自省也註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

子曰見賢思齊焉註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

則為君子曉貨利而

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願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

言於父母也只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註

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

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圖子曰至

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

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

致極而諫雖復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額

額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

父母志不從己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

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

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

至百則已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

雞捷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夫諫之為義義在

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

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之過

無犯君之失不隱君之過而為可疑舊通云君親

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父

母幾諫而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鄭元曰合

幾微諫也是知前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為過大甚

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

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

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

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真假本異故其

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

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

論語集注卷二

至

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  
其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  
恒爲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  
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  
言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閻波女寬言父之  
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書非後常準苟取權  
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  
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  
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者事同是其俱如  
向釋又任三有師禮弓云事無犯無隱所以然  
者師居明處無可隱  
無可隱或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必有方註鄭元曰方猶常  
也子曰至有方。方常也。禮云爲八子之禮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是  
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  
則隱累父母之憂也

論語集注卷二

三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鄭元曰孝者  
在喪哀感惡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必之所忍爲

也

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

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子曰

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

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爲定故爲人子

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

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

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  
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註孔安國曰至  
懼也。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  
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是

形者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致養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心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註苞氏

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註子曰至逮也。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取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

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孔安曰日俱不得中也奢

論語集注卷二

三

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註子曰至鮮矣。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孰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註苞氏曰訥遲鈍也

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註子曰至於行。訥遲鈍也疾速也君子欲行

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註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

鄰是以不孤也註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人有

里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

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註方以至孤

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註方以至孤

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註方以至孤

也○於前  
解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註孔安國曰

數謂速數之數也

註

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

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以而相往數必致疏  
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  
計數必致疏絕也○註孔安國曰數謂  
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